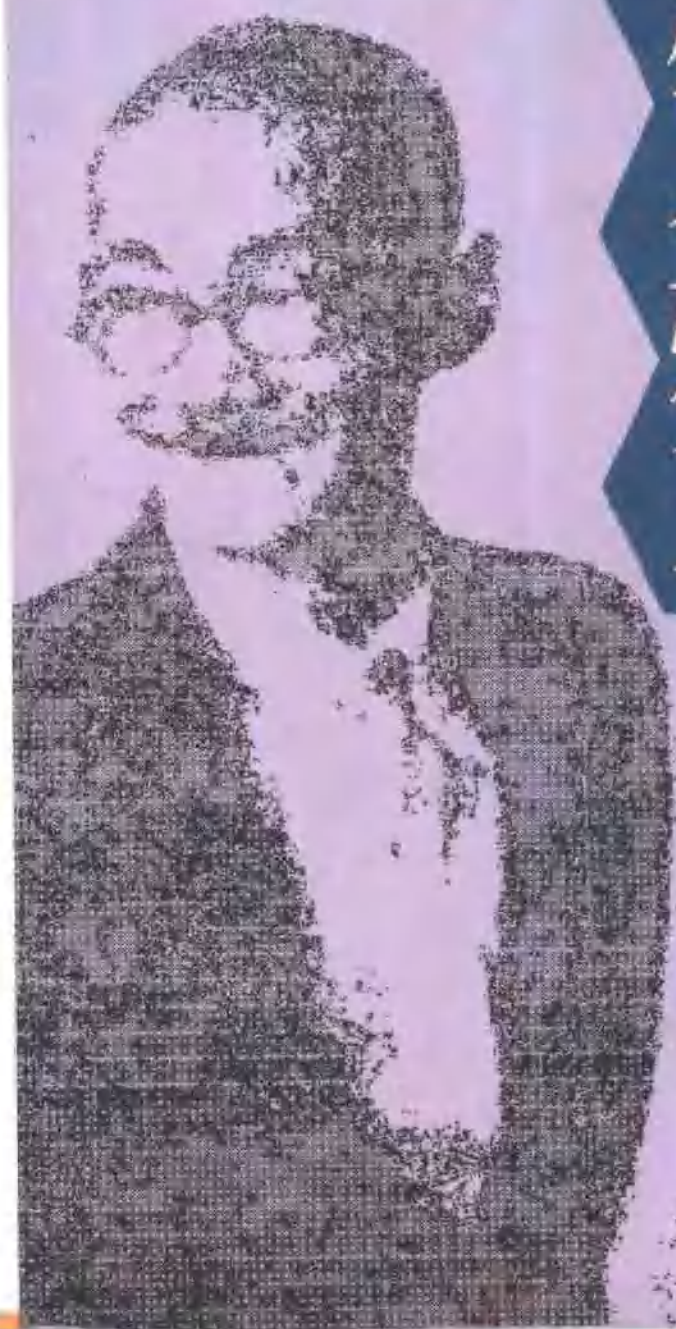


小說館

屏東姑丈

李潼◎著



小說館 [54]

屏東姑丈

李潼 / 著

遠流出版公司

小說館④

屏東姑丈

作者／李 潼

發行人／王 榮 文

出版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10714汀州路三段184號七樓之五

郵撥／0189456-1 電話／3654747

傳真號碼／3657979

發行／信報股份有限公司

排版／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刷／優文印刷有限公司

□1991(民80)年5月16日 初版一刷

□1991(民80)年8月1日 初版二刷

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

售價 120 元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2-1133-5

目次

自序	五
屏東姑丈	九
恭喜發財	三五
銅像店韓老翁	六三
春滿娛鬧房	八五
梳鬟心事	一一一
白玫瑰	一四一
阿沙普魯	一五九
魂魄去來	一八三

自序

李潼

有一年夏天，在中國黃山爬天都峯，上峯之後，沿鯽魚背下山。險峻峻的鯽魚背，只容一人牽鍊單行，排隊等候時，我結識一位來自福建龍溪的小學教師，這任教才五年的年輕教師，和一羣興趣相投的同事結伴前來，山路這樣奇險曲折，也不知其他人究竟超前了，還是落後，他以閩南語說：「除了愛爬山，我們這羣人都愛讀小說，有人還嚐試寫，只不過沒成功，」他讀過剛出版的爾雅版《七十七年短篇小說選》，記得有一篇〈屏東姑丈〉，「下山後，要是能遇上我那羣同事，我們可以開一場小說研討會。」他的興致熾熱，令人訝異。

那場小說研討會沒開成：一直回到半山寺，仍不見他那羣「愛爬山也愛讀小說」的同事。

年輕教師落單了，卻不見慌張，談論小說的種種奇妙，神色光采，我和他唱雙簧或者說相聲，以小說爲題，其實，也是小規模的研討會。

那一年爬黃山，不覺得疲累，不知和他沿山路談小說，有無關係。

一個寫小說的人，風聞小說人口逐年失散的消息，恐難免都會心驚，而這志趣，偏又宿命般一時難以移轉，因此，每寫一篇小說，有如獨自登山一回，在摸索而出的山徑發現的妙美和險奇，惋惜無人共享。

那個年輕教師，卻固執不信，他說：「好比爬山吧，來來去去，有淡季、有旺季，只要山還在，山路沒給毀壞，總會有人來。要是一年到頭，爬山人如蟻，人人志趣那樣同款，不也無聊、奇怪？寫喔！儘管寫，有人愛看的。台灣的書，貴得不得了，我們還是合資託人買來。」

登山心情寫就的這本小說集，在此刻出版時，還存這一絲溫暖在。不同的題材與寫法，當然也各合口味，不敢冀求人人愛讀，若是得人不嫌棄，能有幾篇讓人看得趣味，讀出體會，也心安了。更要緊是，和我同生於一所在的人，能一篇讀來無礙，這才好。

屏東姑丈

屏東姑丈

陳秋耘貼在衣櫥門後，對鏡打領帶，他拆拆結結了好幾回，偏是打不出雜誌示範的那個標準式樣。

前不久，他在一本新發行的男性雜誌看到一篇領帶花樣的文章，連圖帶解說，滿滿登了四頁：說要長過肚臍下三公分，領結得凹兩個小渦，才叫瀟灑性感。他看得發笑，誰編造出來的這麼大學問？

笑歸笑，從此對鏡總要試上幾回，領帶在脖頸纏繞拉扯，磨得渾身燥癢；長度合標準了，兩個小渦卻瘦癠癠得嫌深，像鸚哥嘴；鬆綁了重來，卻又摳得一深一淺，歪斜著，像給誰刮

了一掌；領結摳得起縐，索性整條拆解，再纏繞拉扯一次，還真不容易，領結的兩小渦深淺合宜了，領帶卻龜縮在褲腰上，像人縮著脖子傻笑。

他妻子淑惠穿戴整齊，早在客廳坐候。

「難怪姑丈老是罵潘國政不務正業，自己的老爸給抓走了還這樣無要無緊，要他來台北一起去土城看守所一趟，他居然說只能撥出一天時間，屏東還有事等他。什麼事？七個瘋子要從小琉球游泳回東港，游泳吔你知道嗎？他跟人家湊一擔，當要事來辦。蚯蚓，這你不要讓姑丈知道，記不記得？」

「我不會說，」陳秋耘另換一條領帶，對鏡翹下巴，雙手忙著，「別講這麼難聽，他有他的興趣，鍛鍊身體也不是什麼壞事。」

「他給姑丈太失望了，罵他不務正業也是應該的。養鰻魚才賺兩個錢，就敢僱專人料理，天天跑去跟人家晨泳會、晚泳會，浸在水裏不知天地。他說十點在重慶北路交流道跟我們會合，屏東到台北，他到得了嗎？」淑惠突然又揚聲問道：「你在裏面忙什麼，半小時了還不出來？」

「潘國治呢？我們去接他，還是他自己來？」

潘國治租住在淡水那幢老房子七八年了，離他們天母也不算遠，卻極少來走動，又不裝電話，找他還得透過中山北路底那新成立的藝術家聯誼中心；他們搞藝術的人是有一套不同想法。昨晚，陳秋耘和國外客戶在福華談生意，國治來聯絡，是淑惠接的電話。

「他人在聯誼中心，要我們和國政碰頭後，再給他通知，他才要來會合。他們兩兄弟真是半斤八兩，自己老爸出事了，還當沒事人。他說要回屏東老家，到我們那菸草樓開畫展，你知不知？姑丈要是知道了，不知有何反應。這潘國治實在陰陽怪氣，先是悶葫蘆一個，然後又像個出家和尙，現在好了，生龍活虎天天上報，那副打扮活像個花癡，從帽子花到鞋子。我有沒有跟你講過，他上上個禮拜轉到劍潭活動中心找我，哩哩囉囉說了一堆，他拿著煙斗，我們中心的人以為他是畫商搨客，看新大樓快落成，來推銷畫，我們救國團做的都是無本生意，哪幅畫要用錢買？」淑惠說：「他來跟我談菸草樓開畫展的事，屏東文化中心好好的他不用，偏說那破樓氣氛好、有草根性，要我跟姑丈打點。你聽聽，姑丈准不准還未知，國治還先指明那些搞黨政的人送花籃來，他一概不收，笑破人的嘴。這事我沒來得及跟姑丈講。」

陳秋耘探出頭來：「好哇，那菸草樓開畫展，虧他想得到，我調兩部車把畫運回去。國治最近畫些什麼？」

「好什麼？你好了沒有，一條領帶打半小時！」淑惠起身，把頭髮再梳理一次，抖擻坐縐的裙襬：「不知你們三個男人想什麼，沒一件正經的事，姑丈坐進去了，好像你們都不太要緊，是不是？姑丈這回，要是能保釋還好，否則來個擴大辦理，妨害公共秩序、妨害公務，判個幾年都可能，你知不知？你好了沒有。」

她三兩步邁過來，一把將衣櫥門推開，陳秋耘的領帶閃避不及被門夾住，勒得他險險吐舌。

「幹什麼妳要謀害親夫呀？」陳秋耘睜眼啞著嗓子說：「姑丈心中自有打算，我們急得跳腳又怎麼樣？妳看這條領帶顏色配不配，幫我出個意見。」

「難道坐牢也是他打算的，你腦筋有沒有短路？像你們這種無冷無熱，無一點時事感覺的人，只會顧得自己游泳啦、畫畫啦、三元五角啦，社會哪裏會有公道正義，會進步呢？」淑惠穩穩靠依在門邊說：「你怎麼不送我你的那條？」

「妳說到哪裏去了。我敢跟妳打賭，要是好運今天能交保，憑我和國政、國治三人，姑丈肯不肯讓我們辦理？我說姑丈理都不理，妳說呢？」

「先不要講這麼多，去了再想辦法。你知道阿姑在家裏急成什麼樣子嗎？她心臟不好，

你們還這樣光說風涼話，要去又像不去。姑丈送的那條領帶也不錯，你怎麼老把它放著發霉。」淑惠開了衣櫥門三挑四檢，抽出那條藍底白斜線的領帶，圈在他脖頸上，即刻就幫他纏繞起來。「這條式樣色底最大方，不知你眼光在哪裏，也不會打。看吧，這不是很好嗎？像你這樣拖拉，能做什麼事。」

姑媽在二十號的深夜，打電話到台北來；他和淑惠已上牀了。阿姑說得沒前沒後，說屏東姑丈一早跟人家出門，沒說要去哪裏，中飯沒回來，晚飯沒回來，剛才淑惠她老爸看了收播新聞，看見姑丈人在台北，阿姑問說看見無？他跑去雲林跟人家會合，上台北請願，打起來了，全街只有姑丈打領帶，給人家拖著一路撻，拖進警察局，說他像水底撈起來的，頭殼流血，問他們有無看到這一段。

陳秋耘迷糊靠在牀頭，淑惠倒是全醒了，站著接電話。他們知道城中區從中午起交通管制，晚間新聞看了一段，忠孝東路頭鬧成一團，播報的記者也說不出個來由，光是水柱來、石頭去，人追人的鏡頭，沒現場收音，光是怕人沒看清楚似的把場面東拉西扯描述一遍。末了，總算提到是雲林的農民上訪請願，請什麼願呢？記者又說不出來。他看過，並無大驚動，淑惠照例是彎腰傾身對著電視，還有一段評論：「雙方領導人都要檢討，失控，把訴求主題

都失掉了，警察和羣衆需要補習，怎麼會這樣亂糟糟的打羣架呢？」說過也算了。

幸好晚間新聞沒有屏東姑丈，要不淑惠當場要趕去。她聽過阿姑電話嘆嘆跳，真要到城中區。她去幹嘛？救人？那樣一種場面，就算俠女也插不了手，她打算走哪條路？陳秋耘問她，淑惠說不上來，反罵道：「誰對你比姑丈更親？你一點都不急！」

怎麼會不急？這心急猶如那年姑丈第三度競選屏東市長，大家在競選辦事處坐等電話。各開票所的得票數有多有少，消息來得有快有慢，著急還是得等。像淑惠那樣，在得票看板前急來轉去，招呼人寫銘謝賜票的紅紙、招呼人買鞭炮、招呼姑丈吃救心、搶接電話，比總幹事還忙碌亢奮，等不及也無濟於事。

淑惠再撥電話回屏東，找她老爸問詳細。

「我已經確定是潘阿舍沒錯。屏東方面有十幾個代表參加，不是什麼贊助，是去觀察。他被拖進去，也許還安全，其他人沒消息，要是還在街頭拚打，危險性反而高，我已經派人打聽，你們暫不要去現場，無用啦。」

淑惠在牀邊踱走十來回，才甘願上牀。

躺著翻來覆去，把牀顛得像船，沒想睡的意思，「蚯蚓，姑丈不是別人，他對你的情份不

一樣。他在那個年代敢把你接回屏東，這勇氣誰有？其他人誰不躲遠遠，怕給牽連。你對他不能無冷無熱，這種態度要糾正。」

「我向來很尊敬他，你可以問阿姑和國治，我何時頂過他一句話。」

「頂嘴？你還沒這個膽，」淑惠從牀頭櫃掏出一瓶藥，丟了一片進嘴，含糊說道：「國政跟他翻臉，你和國治不吭聲，用行動表現，其實意思都一樣，三個人一樣讓他失望。別以爲我不知道你們想什麼。要知道，你不理政治，政治還是要管你，以姑丈在屏東老家的認識面，誰要參選，他都可以發動個三五萬票，你們三個，只要有一人肯聽話，他都會歡喜，不是啦，理也不理。」

「妳吃什麼東西？」陳秋耘仰起半身，問道：「每個人性向不同、價值觀不一樣，他那套想法過時了，誰說非得當上縣長、市長才叫成功？我尊敬他，也知道感激，但是勉強依他意思走路，沒意思嘛。妳吃什麼？安眠藥？」

他從不曾這樣直截了當的說，還有一句話嚙在嘴邊沒出口，「姑丈有興趣，自己去走，其實三次落選也就算了，何必牽拉晚輩，」淑惠已睜眼：「怎麼這樣講，你不打算明年底回屏東拚一拚了！？」

「別緊張，妳剛才吃什麼？」

她將一整瓶丟過來，維他命E。「我算好，要是這個月能懷孕，明年三月生產，年底正好可以幫你跑一跑，你到底打算怎麼樣？」

陳秋耘翻身，將一手伸過去，摟住她的腰，淑惠給抓得吃笑，捏他手臂：「神經，你打算怎麼樣說呀。我跟姑丈鄭重說過，他已經開始為你鋪路，農曆年印了五萬張春聯，用你的名字夾報給屏東父老拜年，你真實不記得？」

「記得又怎麼樣，拜年是好事，誰都可以拜年，」陳秋耘抬起一腿壓住：「國政和國治笑得要死。」

「你們三個都是二百五，誰會沒事拜年？你別開玩笑，整我和姑丈的冤枉，」淑惠推推蹬蹬，不讓他靠身：「我已經跟鄒醫師約好，下禮拜一，二十三號再做一次人工的，每次到最後關頭你就這樣，量少的人還不認份，你給我聽話一點。」

陳秋耘仰身看天花板，興致真給掃了一半。

結婚六年，沒弄個娃兒出來，半年前給淑惠拖去檢查，精索靜脈曲張、量少、活動力不夠，試著做人工的，前前後後三次了，也沒消息。他想到那玻璃管就煩，偏是淑惠積極，按